

背光，看不清他的臉。

不過由他的充滿活力又溫柔的聲音聽來，他一定是個性開朗的人。

男孩藉我的手穩穩站定，他拍拍手上的灰塵，一張沾滿髒污卻仍然精緻的臉衝著我笑得像冬日盛開的鮮黃山茶花，毫無心機且燦爛美麗異常。

瞬間，我又感到四周的溫度上升許多。

怎麼會像有冬陽般照耀人心且溫暖的明亮存在。

但是那時我並不知道，他不過是個笨蛋而已。

在我幫他收拾好掉在地上的所有東西後，也不管我有沒有在聽，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明他跌倒的一切緣由。例如他今天早上按掉鬧鐘時不慎將它摔在地上，而它的犧牲並未換得主人的準時起床，等到他驚醒時，已經是一個小時過後；在忙亂之中，他拿了牙膏洗臉、擠了洗面乳刷牙，甚至喝了放在冰箱已經過期多天的牛奶...。接著，為了提高出門速率，他一嘴咬著土司，兩手穿著外衣，兩腳穿著鞋子，終於順利踏出家門。然而，在他忘情地奔跑時，雙腳上因他求快而遭受冷落、未被繫上的鞋帶，像是要提醒主人它的存在一般，硬生生把他絆倒...

聽著他神采飛揚、甚至有些得意地說著這些蠢事，我都要以為他只是在轉述一段從別人那裡聽來的笑話。明明是一連串衰連連連的慘事，我卻無法從他身上聞到一絲一毫的負面情緒，不知是坦然成熟，還是神經大條。

我想，應該是後者吧。

在交談之中，或者是他單方面的追問與自答後，我們發現我們都要去車站，搭的是同一班電車，要去的地方也差不多；我們甚至發現原來彼此的住的地方，不過是一條街與一個轉角的距離而已。

因為這個契機，我們開始慢慢熟絡起來，當然這也要歸因於他時不時的登門拜訪。在一段時間的相處後，各方面都顯示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精準無誤的：他確實是開朗的人，但也是個笨蛋。容易煩惱，但煩惱來的快去得也快，常使得讓他傾訴的對象無所適從；容易生病，在大熱天也會容易感冒，而在他腦子燒到39度時還毫無自覺跑來我家約我去哪鬼混；不會看人臉色，常常因為這樣得罪人，不過往往只要他展露他那無害的笑容，就會輕易地被原諒了...

也因為這樣，在我們相處時常會上演這樣的戲碼：每當他做了什麼蠢事，我總會一邊罵他笨蛋，一邊舉起手懲罰似地往他頭上揮去，而接著他也總會一邊嘟起嘴，一邊抱怨說「會變笨還不都是因為被你打笨的...」，這時，我總會感到莫名的愉悅。

時間一久，我開始習慣了他那情緒高漲的大吵大鬧；習慣他那明亮如鏡的清澈眼眸；還有，時時刻刻都能牽動我心緒的上揚嘴角...。我也開始期盼每次與他見面的時刻，雖然我從不主動找他，但每當他出現在我面前時，那充滿在我心中的雀躍情緒，總讓我自己困惑了好一陣子。

從不曾有過的情緒波動，讓我開始害怕。

我害怕一切無法掌握的東西，例如此。

所以，當我發現無法忍受他與別人要好時，我知道我設下的界線開始動搖了。

他一言一語都能輕易撩撥我的心緒，腦海中總不自覺浮現他的一顰一笑...

意識到的那一瞬間，我徹底慌了，同時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躁。

我一直以來小心防範的事，在他闖入我的生活之後，正逐步發生中。

我開始思考，是不是該在那條界線尚未崩潰之前，在我還能理智的思考之前，早一步從對他日漸強烈的感情中抽離呢？

那時的我，很清楚答案是什麼。

我討厭他

接下來，進入了避不見面時期。

以我對他這單細胞生物的瞭解，我完全知道如何降低與他相遇的機率。我刻意選在他會來找我的時候出門，刻意繞開他毫無新意的閒晃路線，刻意無視手機上重複出現的相同名稱，有時，我還會刻意地把電源切斷...。總而言之，我想盡一切辦法不與他接觸，妄想我那本不該有的症狀可以痊癒。

但是，或許是我把他想得太過天真了。

某天，當我發現那蹲在我家門口的那熟悉身影時，我感受到強烈的驚慌與心虛。

他笑著朝我走來，不斷細數著我這幾天的反常行徑，並以略帶不滿的語氣質問我原因。我開始感到有點憤怒，我氣他的不知好歹與天真單純，也厭惡那因這久違的見面而感到無端快樂的自己。我費盡心思地思考著，試圖找出一個能讓這個笨蛋知難而退、簡單明瞭的理由。一陣沉默後，我說：

「因為我討厭你。」

他嚇呆了，一付你在說什麼外星話的樣子。於是我閉上眼睛、深吸一口氣朝著他再說了一次討厭。不知道是話語過於傷人，還是我的表情太過認真，他原本掛在臉上的微笑不見了，清亮的雙瞳也逐漸覆上一層水氣，然後，他轉過身，邁開腳步，飛快地跑了起來。他那悲傷的背影，逐漸隱沒在夜色陰沉的轉角中。

這樣子，這個笨蛋就會瞭解了吧。

不過他一定不會知道，說出這句話的我，有多麼難過。

原以為在這之後一切就能恢復原樣的我，卻開始發現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。他的確沒有再來找我

，手機上也沒再出現過他的名字了，但是我卻無法因此高興。每當我一靜下來，他的身影就會霸道地侵入我的腦海裡，佔據我心中的每個角落。尤其是那天，那一臉受傷、強忍淚水的神情，更是日漸清晰而無法抹去，而這時，我的胸口總不自覺的感到疼痛與酸楚，想要見他的渴望一發不可收拾...

我開始忍不住搜尋他的身影。偷偷的躲在他經常路過的對街上，期待可以看見幾乎快成為我生存依據的他。生性樂觀開朗的他，身邊總不乏好友的陪伴，而看到他那招牌的燦爛笑顏依舊那樣好看純粹時，我鬆了一口氣。

同時，我卻心痛如絞，即使沒有我陪伴，他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快樂生活。而我，卻再也回不去從前，往後要在充滿他的回憶裡痛苦又甜蜜的呼吸。不過我不後悔這麼做。這樣，起碼我也不用害怕，已經崩壞的感情線，會給兩人帶來多大的痛苦和傷害。就到此為止就好，對兩人都好。

愛情是把雙面刃，傷害他也傷害我自己。
我喜歡他，但沒有勇氣承受說破之後的局面。

後來，數不清是第幾個日子，我依舊持續著那如跟蹤狂般的行徑。寂寞難挨，而他的笑容成為唯一治癒我的良方；只要看到他笑，我一天就能有個好心情。

然而某天，當我還沉浸在想看他一眼的妄想中，滿懷期待地望著對街時，卻發現原本應該出現在對街的他，居然站在我身旁，臉色複雜地看著我...

一時之間，各種難堪羞恥丟臉氣憤的情緒一股腦全湧上來，迫使我轉身拔腿就跑。他並未留在原地，反而對我緊追不捨，並一邊喊著我的名字要我停下。

我發狂似的跑，彷彿在逃離什麼恐怖的事物一般。我們就這樣，跑過了無數條街，無數個轉角，也撞倒了無數個路人，而我們誰也沒有要停下的意思。

忽然，一聲慘叫讓我停下腳步。

「...欸！你給我等...啊！！！！」

目光忍不住往聲音來源移去。他以他的雙手支撐著身軀，手肘上那鮮紅的液體緩緩流淌至地面，看來有些怵目驚心。而他那雙純然的黑色眼睛裡，滿溢著不知道是疼痛還是委屈的晶瑩淚珠，整個精緻的五官皺在一起，像是被主人丟棄的小狗般徬徨無助...

當我回過神來，我已經站在他的面前，伸出手準備扶他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

「啊！謝謝你～～！」

回應我的，跟我們初識時一模一樣，那冬陽般的燦爛笑靨與溫暖嗓音。

接著是一陣沉默。我不發一語地將他扶起，拿出包包裡的面紙幫他清理傷口。在確定沒有其他大礙之後，忍住不去看他的表情，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：「沒事的話，我要走...」

「其實你很寂寞吧...」他猛然拉住我的手。

聽到這句話的我，莫名地感到酸楚和心痛。
我轉過身，對著他吼：「你懂什麼寂寞...」
然而在我看到那劃過臉頰的淚痕時，未說完的話就這樣停住了。

「我懂得喔...，因為，我一直以來都注視著你啊.....，雖然你平常總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...，但我知道，那只是你的保護自己的方法而已.....，每次看到你寂寞的樣子，我都會很難過...」

這時，我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，因為他字字句句都擊中我的心。
一向藏得好好的自己，怎麼會被眼前這個以笨著稱的人，全部都看穿呢？
並且很奇怪地，沒有被看穿的惱怒，只有從心裡深處滿溢出來的溫暖，一路蔓延到我發乾發熱的眼眶。

他用他的溫柔與堅持，輕柔地撬開我封閉已久的真心。

「我也知道...，那天之後，你還是一直都在注視著我，這也讓我開始期待，你其實並沒有那麼討厭我.....。所以我今天下定決定要找你，跟你說，你不是一個人的，你還有我...，你在最初的時候沒有丟下我，所以在你寂寞難過的時候，我也不會丟下你的.....，你看不出來嗎？我和你有同樣的心情...」

他一邊說，一邊抬起他那受傷的手，輕輕地撫過我的眼角。
原來，淚水已經盈滿我的雙眼。

我忍不住抬起手往他頭上揮去，又哭又笑：
「誰說我不討厭你，我最討厭笨蛋了！」
這次，回應我的不是受傷的表情，
而是我所熟悉的，那溫和而耀眼的燦笑。

我討厭他，討厭那個輕易就能撩撥我心緒的他。
我討厭他，討厭那個溫柔得讓人流淚的他。
我討厭他，討厭那個讓我這麼喜歡的他。

現在，我發現，我的視線還是會一直追逐著他。

這對我來說，其實有些不太正常。
不是沒有想過要移開視線，而是我已經沉溺在他的世界裡無法自拔。

我依然害怕失去，但是事實上，我更害怕寂寞。
十三年過去了，他依舊在我身邊，堅守他的承諾。
而我也早就敞開心房，讓這個我最討厭的笨蛋，
牽著我的手，邁向下個、下下個、甚至是下下下個十三年。

人生路途 有時若寒冬般陰暗漫長
但幸虧我有屬於我的冬陽 為我照亮每一次的憂傷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